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的后现代特征

浦祖贤¹ 王嘉浩²

(1.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31, 2.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昆明 650201)

摘要: 本文探讨了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的后现代特征, 指出其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标志性文本。作品以真实与虚构交织的手法模糊虚实边界, 将现实化为符号、虚构承载哲思。同时拓展迷宫意象的内涵, 把空间延伸, 隐喻时间分岔的无限可能性。最后构建出去中心化嵌套结构, 实现文本主体多元化, 让意义在多元主体的动态关系中生成。该作品是文学实验, 更蕴含着关于时间、命运与存在的永恒哲思。

关键词: 博尔赫斯; 后现代特征; 《小径分岔的花园》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阿根廷的作家、诗人、翻译家与文学评论家, 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 是20世纪世界文学的领航性人物, 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深远, 虽然未获得诺奖, 却与贝克特在同一年获得了首届福门托国际文学奖, 并在1979年获得了西班牙语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塞万提斯奖。他性格内敛、痴迷思辨, 兼具学者的严谨与幻想家的跳脱。但是因为有家族遗传的眼疾, 晚年近乎失明, 却在黑暗中以惊人的毅力进行创作, 视失明为“命运赐予我80万册书, 由我掌管, 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1] (112)} 在他创作的众多文学作品中, 《小径分岔的花园》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部作品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志性文本之一, 自问世以来就一直不断给予着文学界冲击, 为读者带来同传统小说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这些反响, 都应归功于博尔赫斯用其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大胆的文学才思在文本上进行语言实验, 开拓了现代小说创作的疆土, 其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学界围绕该作品已积累了丰富研究成果, 核心探讨集中于三大维度: 一是迷宫意象与多重叙事建构, 仲维琪、黄榆晴等学者普遍认为小说将“迷宫”意象从空间延伸至时间与叙事层面, 通过元叙事自反、嵌套式叙事框架、叙事聚焦转换等策略颠覆传统文学成规, 赋予文本极强的不确定性与阐释空间^{[2][3]}; 二是多维互文与虚实边界消解, 胥亚慧认为作品通过正史与虚构证词并置、戏仿经典文本、内部自涉互文等方式消解线性历史的真实性, 构建开放的互文网络^[4]; 三是非线性网状时间观, 朱蔚添指出《小径分岔的花园》一书解构传统线性时间逻辑, 以时间的分岔延展、叙事时态交错处理呈现时间的多重可能性, 读者的非线性解谜式阅读也与这一时间哲学形成后现代同构^[5]。

总体而言, 现有研究已从叙事机制、互文特性与时间哲学等多个向度, 为《小径分岔的花园》的后现代特质阐释奠定了扎实基础, 但既有成果多沿单一论题展开分立解读, 对作品后现代美学的整体性生成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系统考察。鉴于此, 本文将以文本细读为基础, 依次从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消解、迷宫意象的内涵拓展、文本主体的去中心化建构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探寻各形式要素的协同运作逻辑, 进而完整呈现该作品的后现代艺术特征及其蕴含的关于时间、命运与存在的哲学思辨。

1. 真实与虚构的交织

博尔赫斯创作的小说中经常让人读来有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 虽说文学作品具有虚构性这一基本的特点, 但是他创作的小说并不能让读者轻易地分辨出文本的虚实。在《小径分岔的花园》当中, 就具有真实与虚构交织的特点。在开篇, 就有一行小字, 写道“献给维多利亚·奥坎波”。博尔赫斯想献予作品的这个人, 是阿根廷极具影响力的作家、文学评论家, 更是拉美文坛重要的文化推手。她创办《南方》杂志, 致力于推广南美洲的文学作品, 但又不囿于一地, 还刊登世界的优秀文学著作。博尔赫斯和奥坎波结识于偶然, 他们两人在文学创作上互相欣赏, 在人生事业上目标一致, 因此就有了深厚的友谊。庇隆独裁统治时期, 博尔赫斯因为反对独裁被革去图书馆职务, 贬为市场稽查员, 奥坎波也因为立场问题被捕入狱, 两人经历了政治迫害, 又为这份文学情谊增添了别

作者简介: 浦祖贤, 云南民族大学, 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王嘉浩, 云南农业大学, 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

通讯作者: 王嘉浩, 邮箱: 15725510557@163.com

样的一笔。而独裁统治结束后，在奥坎波的强力推荐与积极奔走下，博尔赫斯成功出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所以这篇小说献给奥坎波，俨然有一种《墨子》中提到的“善人者，人亦善之。”^[6]的因果观。正是为了感恩这一路走来奥坎波对博尔赫斯的无私的帮助，更是为了铭记这段历经生死磨难的记忆，在小说不加任何修饰词的开篇，博尔赫斯就将这本小说献予了她，这种真实的情感未加任何修饰，可能会使得第一次阅读小说的作者误以为小说的内容与此人相关，这种微妙细节的展示，正是博尔赫斯创作巧思的体现。

除此之外，小说的第一段也将真实与现实的结合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写到利德尔·哈特创作了一本书记载了一段战争史料，“原于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发动，后来推迟到二十九日上午。利德尔·哈特上尉解释说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1](15)}这短短几个字为我们叙述了故事的时间以及故事的背景。关于利德尔·哈特，这是一位真实存在的一名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史学家。而上文引自书中的内容，也确实是这位史学家说过的话，但是内容并非来自小说中所说的《欧洲战争史》，其原型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小说中写这段内容记载是第二百四十二页，但是书中二百四十二页并没有找到这句话，有些翻译的版本是232页，有些是42页。不知道是否是博尔赫斯刻意为之亦或是翻译过程中出现了纰漏，这些到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了。从这开篇的小小的一段话中，既出现了真实的人名已经史料内容，又出现了虚构的书名以及页码，这些文本的构成并非偶然，正是博尔赫斯想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让读者与文本的距离忽远忽近，达到一种动态距离效果。这样虚实结合的例子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还有很多。例如后文所提到的鲁纳伯格（马登上尉杀死的余准的间谍同事），这位角色是一位完全虚构的人物，其存在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但是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博尔赫斯为这位角色加了一个注，内容是“荒诞透顶的假设。普鲁士间谍汉斯·拉本纳斯，化名维克多·鲁纳伯格，用自动手枪袭击持证前来逮捕他的理查德·马登上尉。后者出于自卫，击伤鲁纳伯格，导致了死亡。一原编者注”。^{[1](16)}在这个注解里，详细介绍了其真名、化名以及发生在这个角色身上的事情。按照常规理解，文章中有注的地方往往是真实的且能够补充说明的内容，自然而然地读者们就会误以为这位角色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也理所当然地会认为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也是真实发生的。这种虚实交织的手法并非简单的情节伪装，而是将现实化为符号，让虚构承载哲思。读者被迫穿行在历史记载与幻想文本之间，发现“真实”不过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版本。最终，虚实界限坍塌，虚构的故事改变了现实战局，而现实本身又成为另一重虚构的注脚，这种创作手法实在迷人。

2. 迷宫意象的多重解构

在博尔赫斯的小说和诗歌当中，有许多意象频繁出现在文本里面，如迷宫、空间、做梦等等，这些意象也是后现代小说中经常使用的，如将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中的纽约城与幽闭房间阐释为后现代个体消解时空整一性、面临碎片化和主体零散化的精神与生存迷宫；^[7]塞巴斯蒂安·巴里作品中的“精神病院”空间意象作为福柯理论下的“偏离异托邦”，既是国家权力和宗教集权对社会边缘非民族主义群体实施暴力规训与惩罚的压迫场所，也是底层小人物在动荡年代中相濡以沫、最终通过爱与想象重建心灵家宅的创伤治愈空间。^[8]后现代小说中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文学思潮对世界、知识和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性质疑与重构。它既是形式上的实验，也是哲学层面的表达。《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迷宫意象的运用往往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的迷宫并不只局限于建筑意义上的迷宫，还拓展到了情节、哲思、时间上的思考。^[9]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月台上有一盏灯照明，但是小孩们的脸在阴影中。有一个小孩问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另一个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说道：他家离这儿很远，不过您走左边那条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会找不到的。”^{[1](17)}这句话里讲述的是余准到站后想获取汉学家艾伯特家的住址，正好月台上的小孩子们就给他指了路，关于去往艾伯特家的路线，也充满了迷宫的色彩。艾伯特家其实就是迷宫的中心，这段描写是一段高度浓缩、充满隐喻的迷宫预演。因为这段话中对空间的描写，充满了不确定性，“每逢交叉路口就左转”，这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描写，没有标志物，仅凭这一句话，是无法在阅读者的脑海里形成一个确定的路线的。加之这时指路的人是孩童的时候，孩童身上本身带有不成熟不确定的色彩，使得寻找艾伯特之家的路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关于迷宫内涵的另一关键点，在于理解余准的曾祖父留下的话语，他的祖父彭取留下了两样遗物：一部未完成的书稿、一座没人找到的像迷宫的园林。在未遇到艾伯特之前，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两样毫无关联的独立的东西，但是通过艾伯特之语引申出了手稿内容以及真正的谜底——手稿其实是彭取创作的迷宫。这一颠覆性的创作通过这一句子引出来：“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1](93)}在小说中，艾伯特借用手稿中方君的故事来帮助余准理解迷宫，一个故事要在要作出选择的时候，其实会有多种选择，每一种选择背后都背负着不一样的导向，这些导向又通往无数个可互相关联又可互不关联的结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选择在博尔赫斯笔下并不是单轨道的，而是同时进行的，而读者或是书中的角色也就仅仅是选择了一条路径走下去，在这过程中，其他路径的选择也在时刻发生着，并不会因为此时此刻的我们没有做选择而停滞了，时间永远是奔流向前的，

这就是博尔赫斯用文字构建的一个蜘蛛网般的无限庞大的迷宫。

艾伯特的话能帮助更好的理解“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在其中的某个未来里，我是您的敌人。”彭取的迷宫手稿，与《底特律：变人》的游戏结构都共同揭示了选择的本质是一种多维可能性的同步叠加。彭取的迷宫并非空间困境，而是时间分岔的隐喻，每一个抉择都同时衍生出所有可能的未来。这恰似《底特律》的叙事，玩家每一次选择，看似导向唯一剧情分支，实则揭示了未被选择的命运作为潜在“幽灵路径”始终存在。然而二者在互动性上形成深刻张力。^[10]游戏以可视化流程图明确揭示可能性的边界，控制的上帝，而博尔赫斯的迷宫则彻底消弭边界，读者坠入无限的可能性中。两者共同指向后现代生存的悖论：我们既渴望像游戏玩家般拥有清晰的选择权图谱，又不得不承认真实命运更接近文学迷宫——我们永远走在一条路径上，却背负着所有未实现可能性的重量。博尔赫斯笔下对迷宫意象的精准把握，在最日常的细节中，埋藏着最深刻的哲学隐喻。这些迷宫意象的所指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的概述，更是指向一个由时间、选择与无限可能性构成的哲学思考。

3.文本主体的去中心化建构

后现代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本当中主体不再只局限于一个或者几个固定的视角，它有着叙事视角和聚焦对象的跳跃，还有角色和隐含作者的杂糅。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博尔赫斯通过余准的供述、彭取的手稿和艾伯特的阐释，构建了三重相互映照又彼此消解的叙事层，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嵌套结构。

在这座叙事迷宫中，三重叙事主体不存在绝对的等级之分。第一人称叙事者余准携带着个体经验的局限，是谜底的亲历者与探寻者；汉学家艾伯特作为迷宫谜底的揭示者，其阐释虽然精妙，但也只是众多解读路径的一种，并不具备绝对的阐释权威；而那位在时空上缺席的创作者彭取，他所留下的手稿以“选择所有可能”的叙事法则，成为具有自主生命力的文本内核。不仅如此，博尔赫斯在小说开篇甚至引入了一位虚构的“原编者”，通过这位“编者”带有客观历史面具的审视与批注，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全知的创作者主权。这四个叙事层级层层重叠与嵌套，使得任何一个主体都无法垄断真理的解释权，文本在不断自我指涉的过程中消解了向心力，展现出高度去中心化的后现代特征。

文本的深层革命性正在于这种多重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与自我增殖。彭取的迷宫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非此即彼”的决定论逻辑，那些未被写出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隐藏的维度持续在场，彻底瓦解了传统叙事的封闭性。在这种网状的叙事权力结构下，读者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读者不再是被动接受故事结局的“旁观者”，而是被巧妙地纳入了这场意义生产的游戏，成为在叙事迷宫中寻找路径的第四个动态解谜者。博尔赫斯借此向我们昭示，在宏大叙事解体的后现代境遇下，意义绝非固定在文本深处的某种客观真理，而是流动于编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构成的动态关系网络之中，只能在多元主体的动态协商与阐释中暂时生成，如同在时间迷宫中选择一条随时分岔的小径。

4.总结

综上所述，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小说，而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作品通过多重叙事层级的精巧嵌套与视角调度的反权威尝试，将历史正史与幻想证词巧妙并置，彻底坍塌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绝对边界，使“真实”退化为诸多可能叙事中的一个偶然版本。同时，博尔赫斯将传统的空间迷宫成功升华为抽象的、非线性的“时间迷宫”，借由彭取的手稿隐喻了一个由背离、汇合和平行的时间系列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从而以文学形式对传统一维线性时间观进行了深刻的解构与颠覆。在这一迷宫体系下，文本主体呈现出去中心化的多元化特征，叙述者、文本人物、互文符号以及动态介入的读者在网状时空中共同承担了意义的“重新创造”，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宏大叙事与封闭式文本结构。

《小径分岔的花园》的后现代艺术实践表明，形式的极端创新从来不是脱离内容的单纯技巧炫耀，而是思想表达与生存感悟的内在需求。博尔赫斯借由这座无形的时间迷宫，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类在理性神话破灭后所面临的选择困境与存在焦虑。当时间拥有无数系列、个体的命运引向所有可能性时，个体行动的绝对意义在无限增殖的时空中反而面临着被稀释和消解的荒诞宿命，这正是主人公余准在勘破时间真相后产生“无限悔恨”与精神躁动的哲学根源。然而，博尔赫斯并未走向彻底的消极虚无，他通过后现代式的开放文本范式，将文学带入了一种虚拟性、互文性与无限可能性并存的崭新疆域。这座由文字搭建的、不断分岔的花园没有终点，它在每一次跨越时空的阅读与动态阐释中被反复唤醒、不断重构，持续引发着人类关于时间、命运与存在本质的永恒哲思。

参考文献:

- [1]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诗选[M].陈东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 [2] 仲维琪.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迷宫意象研究[J].牡丹,2022,(2):74-76.
- [3] 黄榆晴.叙事的分岔与时间的迷宫:论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多重叙事机制[J].中原文学,2026,(7):156-158.
- [4] 胥亚慧.博尔赫斯小说的互文性新探——以《小径分岔的花园》为例[J].青年文学家,2025,(3):161-163.
- [5] 朱蔚添.时间迷宫:设谜、迷失与解谜——关于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J].名作欣赏,2023,(29):166-169.
- [6] [春秋]管仲.管子[M].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435.
- [7] 武晋科.迷宫故事空间的营造——以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为例[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27(1):185-186.
- [8] 徐梦蝶.《基督国总管》和《绝密手稿》中的“精神病院”空间意象[J].外国语言与文化,2025,9(2):119-129.
- [9] 魏晶昭.基于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虚构迷宫的空间实验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25.
- [10] 牛毅.电子游戏作为文化载体的独特性——以《对马岛之魂》和《底特律:变人》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33):67-71.

Postmodern Features of Borges'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Pu Zuxian¹, Wang Jiahao²

¹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²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tmodern features of Jorge Luis Borges'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and identifies it as an iconic text of postmodernist literature. By intertwining reality and fiction, the work blur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factual and the imaginary, transforming reality into symbols and endowing fiction with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Meanwhile, it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labyrinth imagery, extends its spatial dimension, and serves as a metaphor for th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of forking time. Finally, it constructs a decentralized nested structure, realiz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extual subjects, and allows meaning to emerge in the dynamic relations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More than a literary experiment, this work embodies enduring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time, fate and existence.

Keywords: Jorge Luis Borges; postmodern features;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